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八九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錄監生臣韓璧聲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八

昌黎韓愈文八

碑

聖祖御評
渾噩似誥銘高古如雅頌體裁宏鉅斷為唐文第一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八

昌黎韓愈文八

平淮西碑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所覆四海九州罔有內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睿休養生息至於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豐物衆地大孽芽其間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

勤以容大慝適去根莠不薅相臣將臣文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羣臣朝乃考圖數貢曰嗚呼天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予不能事事其何以見於郊廟羣臣震慴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

曰蔡帥之不廷授於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予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顔汝為陳許帥維是河東魏博郃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陜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

守壽維是宣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於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鄂岳曰愬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其以節都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飢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衛卒三百凡玆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門送汝曰御史予閔士大夫戰甚

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用樂顔眉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栅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餘遇降萬二千愬入其西得賊將軱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顔胷武合戰益用命元濟盡并其衆洄曲以備十月壬申愬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

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平大饗賚功師還之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愬為左僕射帥山南東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

天命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
圮河北悍驕河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剋
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
多失朝覲不獄狩百隸怠官事亡其舊帝時繼位顧瞻
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魏將首
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讙欲事故常
始命討之遂連姦鄰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
驚京師羣公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

同德以訖天誅乃敕顔胄愬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
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來厥數倍之常兵時曲
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城來降自
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
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
有聚以防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頟頟蔡城其疆千里
既入而有莫不順俟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
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

告飢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繒布始時蔡人禁不往
来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旰而起
左飧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税蔡
人有言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
明聖不順族誅順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
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數聲勢相倚吾强不支汝弱奚恃
其告而長而父而兄奔走偕来同我太平淮蔡為亂天
子伐之既伐而飢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既伐

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定淮蔡四夷畢来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李商隱讀韓碑詩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軒與義誓將上雪列聖恥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賊五十載封狼生貙貙生羆不據山河據平地長戈利矛日可麾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腰懸相印作都統陰風慘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爪牙儀曹外郎載筆隨行軍司馬智且勇十四萬衆猶虎貔入

蔡縛賊獻太廟功無與比恩不訾帝曰汝度功第一
汝從事愈宜為辭愈拜稽首蹈且舞金石刻畫臣能
為古者世稱大手筆此事不繫於職司當仁自古有
不讓言訖屢頷天子頤公退齋戒坐小閣濡染大筆
何淋漓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文成破
體書在紙清晨再拜鋪丹墀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
聖功書之碑碑高三丈字如手負以靈鼇蟠以螭句
奇語重喻者少讒之天子言其私長繩百尺拽碑倒

麤砂大石相磨治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
脾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嗚呼聖皇及
聖相相與烜赫流淳熙公之斯文不示後曷與三五相
攀追願書萬本頌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傳之七十
有二代以為封禪玉檢明堂基
朱子曰據舊史元和十二年八月宰臣裴度為淮西
宣慰處置使兼彰義軍節度使請公為行軍司馬淮
蔡平十二月隨度還朝以功授刑部侍郎仍詔撰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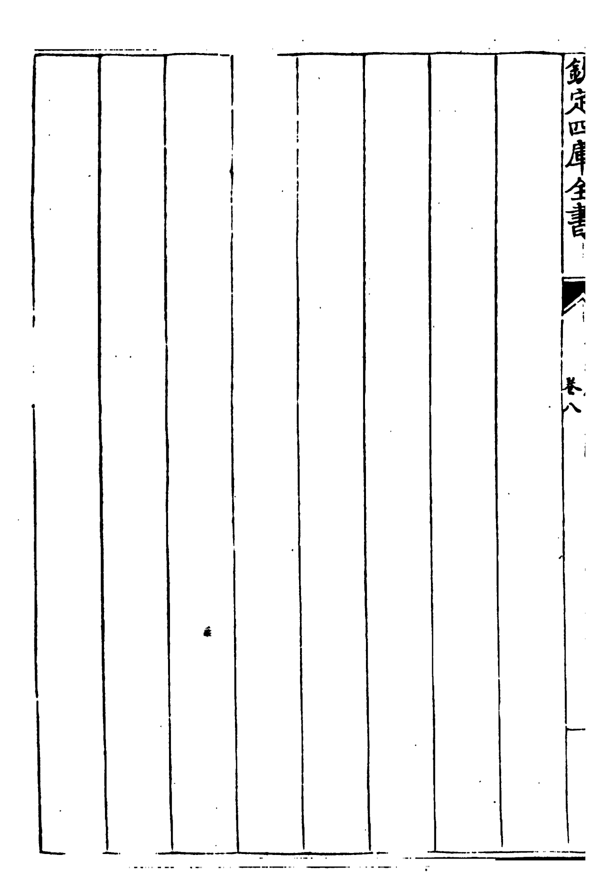
淮西碑其詞多叙裴度事時先入蔡州擒吳元濟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因訴碑辭不實詔令磨公文命段文昌重撰史所載如此原公之意大抵以度能固帝意故諸將不敢首鼠遂能平蔡意多歸功於指縱者也帝亦重失武臣心故詔文昌然史臣之贊裴度必取公之銘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則世固自有公論也文昌文見姚鉉文粹李商隱有惜韓碑詩長篇甚美有公之斯文不示

後昌與三五相攀追之句東坡有臨江驛小詩云淮西功業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則二公之文不待較而明矣

陳無已曰龍圖孫學士覺喜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又云少遊謂元和聖德詩於韓文為下與淮西碑如出兩手蓋其少作也

王志堅曰新舊唐書載淮西碑仆於李愬倚唐安公主女入訴方愬入蔡具櫜鞬迎晉公示人以上下之

分其人知禮如此不應爭功名於文字間觀羅隱記石烈士事知仆碑實出於石蓋將帥宣力之迹著廟堂主持之權微軍中健兒安知所謂惟斷乃成而是時政在姑息遂因而從之耳觀段文昌改作於愬部將姓名臚列殆盡則當時所以改作之故可知矣



聖祖御評
典重高華足以潤色太平鋪張盛事後幅拓開一步文境倍覺寬舒

南海神廟碑

海於天地間為物最鉅自三代聖王莫不祀事考於傳記而南海神次最貴在北東西三神河伯之上號為祝融天寶中天子以為古爵莫貴於公侯故海嶽之祝犧幣之數放而依之所以致崇極於大神今王亦爵也而禮海嶽尚循公侯之事虛王儀而不用非致崇極之意也由是冊尊南海神為廣利王祝號祭式與次俱升因其故廟易而新之在今廣州治之東南海道八十里扶

胥之口黄木之灣常以立夏氣至命廣州刺史行事祠下事訖驛聞而刺史常節度五嶺諸軍仍觀察其郡邑於南方事無所不統地大以遠故常選用重人既貴而富且不習海事又當祀時海常多大風將往皆憂慼既進觀顧怖悸故常以疾為解而委事於其副其來已久故明宫齋廬上雨旁風無所葢障牲酒瘠酸取具臨時水陸之品狼藉籩豆薦祼興俯不中儀式吏滋不供神不顧享盲風怪雨發作無節人蒙其害元和十二年始

詔用前尚書右丞國子祭酒魯國孔公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以殿南服公正直方嚴中心樂易祗慎所職治人以明事神以誠内外單盡不為表襮至州之明年將夏祝册自京師至吏以時告公乃齋祓視册誓羣有司曰册有皇帝名乃上所自署其文曰嗣天子某謹遣官某敬祭其恭且嚴如是敢有不承明日吾將宿廟下以供晨事明日吏以風雨白不聽於是州府文武吏士凡百數交謁更諫皆揖而退公遂陞舟風雨少弛櫂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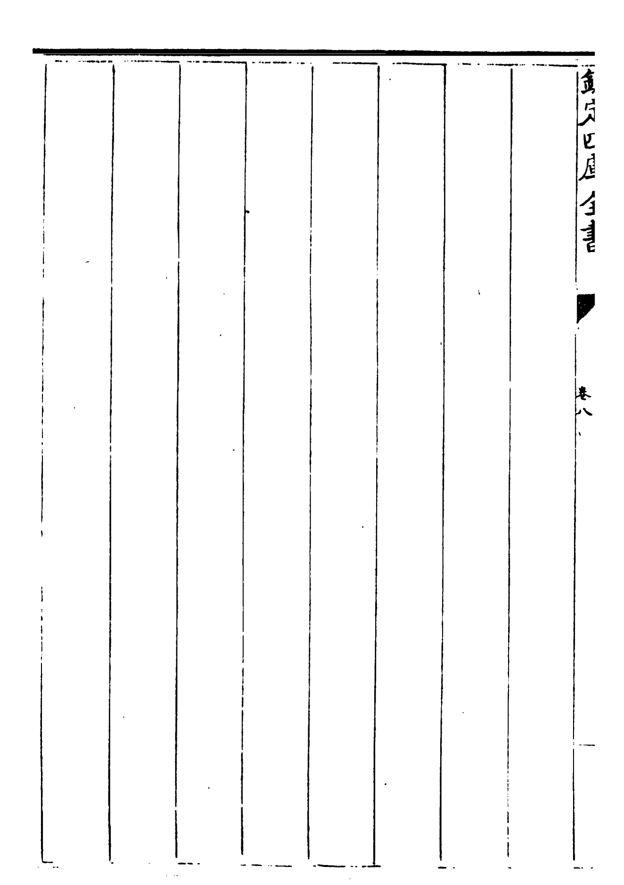
奏功雲陰解駮日光穿漏波伏不興省牲之夕載晹載
陰將事之夜天地開除月星明槩五鼓既作牽牛正中
公乃盛服執笏以入即事文武賓屬俯首聽位各執其
職牲肥酒香罇爵静潔降登有數神具醉飽海之百靈
祕怪慌惚畢出蜿蜿虵虵来享飲食闔廟旋艫祥飈送
颿旗纛旄麾飛揚晻藹鐃鼓嘲轟高管噭譟武夫奮櫂
工師唱和穹龜長魚踊躍後先乾端坤倪軒豁呈露祀
之之歲風災熄滅人厭魚蟹五穀胥熟明年祀歸又廣

廟宫而大之治其庭壇改作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明年其時公又固往不懈益虔歲仍大和耋艾歌詠始公之至盡除他名之税罷衣食於官之可去者四方之使不以資交以身為帥燕享有時賞與以節公藏私畜上下與足於是免屬州負逋之緡錢廿有四萬米三萬二千斛賦金之州耗金一歲八百困不能償皆以丐之加西南守長之俸誅其尤無良不聽令者由是皆自重慎法人士之落南不能歸者與流徙之胄百廿八

族用其才良而廩其無告者其女子可嫁與之錢財令無失時刑德並流方地數千里不識盜賊山行海宿不擇處所事神治人其可謂備至耳矣咸願刻廟石以著厥美而繫以詩乃作詩曰

南海陰墟祝融之宅即祀於旁帝命南伯吏惰不躬正自今公明用享錫右我家邦惟明天子惟慎厥使我公在官神人致喜海嶺之陬既足既濡胡不均弘俾執事樞公行勿遲公無遽歸匪我私公神人具依

張英曰結撰閎鉅波瀾壯濶詞藻瑰麗雅足與題相配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三年民各自矜奮兹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忖度而後從事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後先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租流逋四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

牛鴨雞肥大蕃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條法出相弟長入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久不得贖盡沒為隸我侯之至按國之故以傭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嘗與其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驛亭謂曰吾棄於時而居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

於羅池其月景辰廟成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位於朝光顯矣已而擯不用其辭曰

荔子丹兮蕉黄雜肴蔬兮進侯堂侯之船兮兩旗度中流兮風泊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駒兮入廟慰

我民兮不顀以笑翹之山兮柳之水桂樹團團兮白石
凿凿侯朝出游兮暮来歸春與猨吟兮秋鶴與飛北方
之人兮為侯是非千秋萬歳兮侯無我違福我兮壽我
驅厲鬼兮山之左下無苦溼兮高無乾秔稌充羡兮蛇
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其始自今兮欽於世世

朱子曰羅池神子厚也其碑石本首云尚書吏部侍
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
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柱管觀察使試太常

寺協律郎上柱國陳曾篆額長慶元年正月十一日

桂管都防禦先鋒兵馬使朝散大夫試左衛長史孫

季雄建立

歐陽集古録羅池碑後題云長慶元年正月建按穆

宗實録長慶二年二月傳師為中書舍人史館修撰

九月愈遷吏部時愈未為吏部沈亦未為舍人當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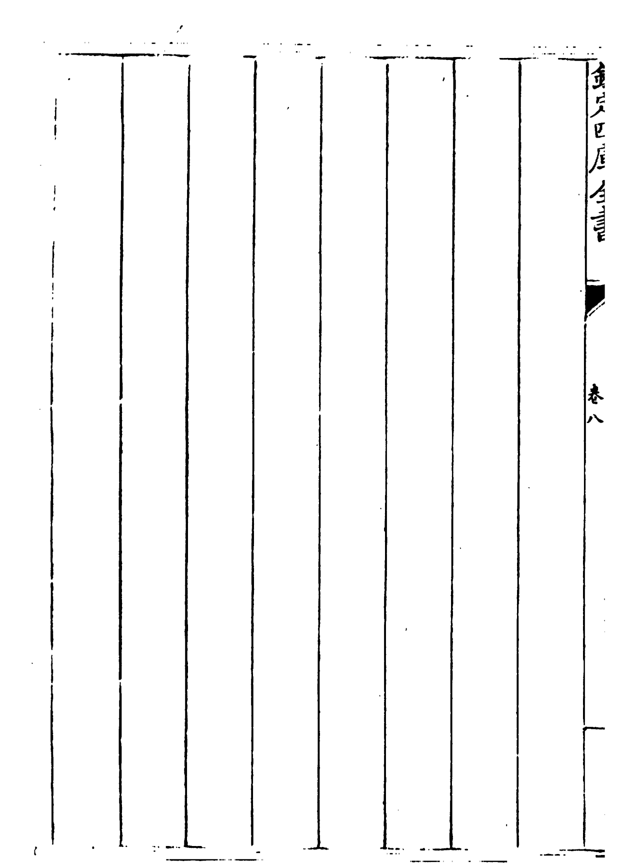
長慶二年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書元年正月葢

傳模者誤

樊汝霖曰按舊史公傳云南人妄以柳宗元為羅池神而愈撰碑以實之益以是罪公而新史書其事於子厚傳無所襃貶元祐七年六月詔賜唐柳州刺史羅池廟神為靈文之廟以郡人言其雨暘應祈故也田表聖書其碑陰云子厚終於柳州以精多魄强為羅池之神昌黎叙其事而銘之大意謂子厚宏深之量昭明之職當為星辰為岳瀆胡為在柳州之陋為神其所以推尊甚大然則世以公此文為語怪非也

士有抱負不克施遭流落以死明神烈鬼巍峩廟食理也李衛公竄海上死矣其精魄凛然尚能使犬鼠餘黨破膽於夢中不然退之豈矯誣柳州以来異議乎

晁氏曰此非銘羅池神之文弔宗元之文也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為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為雄諸國既皆入秦為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僨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為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

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為徐山鑿石為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為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兹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

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為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為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戶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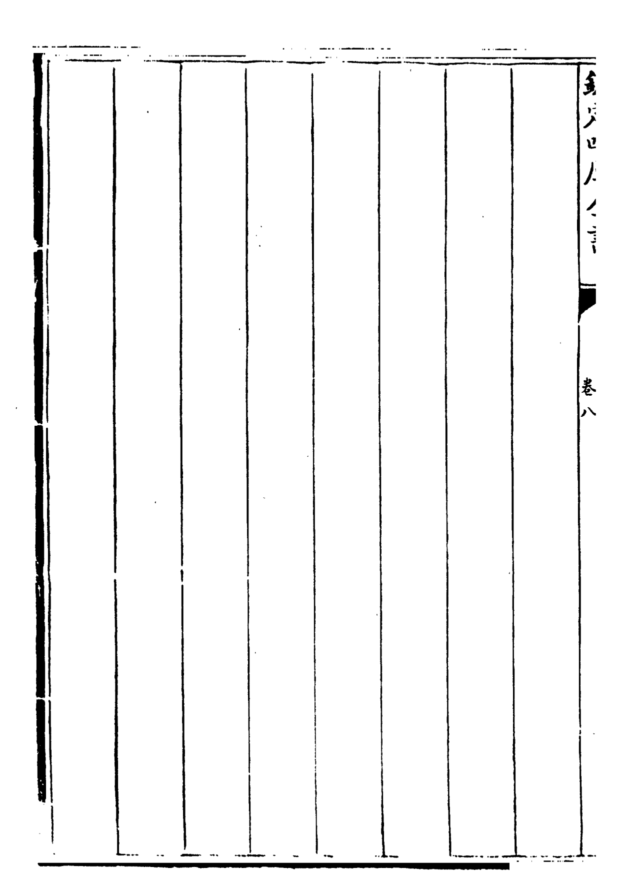
猏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圖像之威黕昧就滅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祈甿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尸其土不即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為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咸序應是歳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緜秦鬼久飢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

道之耽以國易仁為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詈長有不償亡誅其利害孰與王當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思立廟以祀王之閒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廓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慎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修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徐秦皆出於伯益而仁暴施報之異總數千年而論之始毫髮不爽天道固如是也昌黎述此葢以唐德旣衰潭不下逮藩鎮不臣往往嘔咻兵民規竊土地死則子弟自代而請命於朝託以兵民安已之政有若天與人歸者然故昌黎舉偃王之不忍鬬其民棄國走死以全臣節以國易仁為笑於頑而其後世子孫碩大蕃衍經越數千年而廟祀如始祔之時若夫虎吞諸國强暴至秦極矣而斬焉無後其鬼久餒紀短詈長有不償亡若

云今之自謂兵民安已者能若偃王乎擁強兵睢盱當世者能若秦王乎徐存若此而秦亡若彼為子孫計者可以思矣所以警動怵讋之者旨深哉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日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飭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為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

其世系里居起周歴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来高曾祖考所以劬躬壽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為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别為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過黄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懐徳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

為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
穎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温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
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
當陽令諱倫於公為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
諱知元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㬅是為皇考袁
氏舊族而當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
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
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爵於朝比三世宜達而室歸成

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歿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左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荆畧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垂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衣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
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於南来處華下鴻臚孝
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阸耽經唯義之畏
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趨難避成與
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
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
肆維衣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即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巇
屋牆持持孝孫来享来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遵銂肩

臑胉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於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於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建中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韋貞伯表為侍御史遷工部員外郎韋臯招西南夷南詔異牟尋内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還稱旨求外遷為華州刺史

政清簡慈惠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為償所亡名為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為劒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峯在蜀為闢所刼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改檢校兵部尚書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滋先世墳

墓在蔡吳少陽時為修墓禁芻牧諸袁多署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甲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為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本傳所載如是滋葢謹愿之士不能達大道忘身為國故韓碑著其孝不言其忠孝經曰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然則滋於事君立身猶有間焉其無以完孝德也夫

聖祖御評
原本忠孝立言已探領要而叙事遺辭奇而能法碑版之文此其極則也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皐字子蘭謚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盖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吊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

孝既忠持官持身内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温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揞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表賦仍徙祕書兼州别駕部告無事遷真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弛聲生勢長觀察使噎娼不能出氣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

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為事王至則屏兵投良以書中其忌諱良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為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良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良降良今安在良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

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哀兵大選江州羣能著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艫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嘬鋒蔡山踣之剜蘄之黄梅大縣長平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掇黄岡筴漢陽行跐汊州還大膊蘄水界中披安三縣拔其州斬偽刺史標光之北山譖隨光化梏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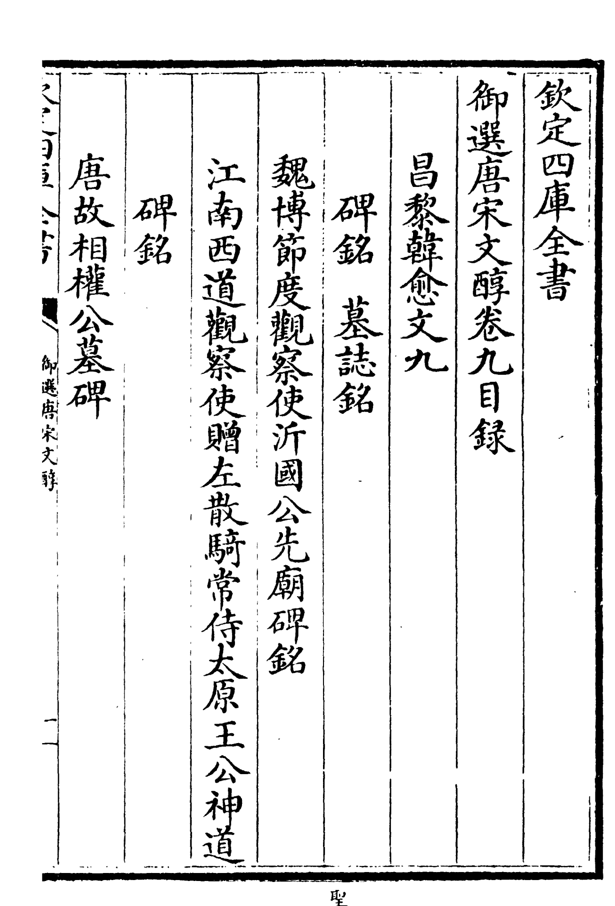
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戸部再換節臨荆及襄真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廵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圍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王始政於温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斂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戸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聞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有條次世傳為法任馬彝將慎將鍔將潛

偕盡其力能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更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門郎刺利隨唐睦徽為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黄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取沔蘄安黄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

塞絶遷零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
百載以有成王成王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鷹畯
功蘇枯弱彊齟其姦猖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
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陛陛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
示無止
洪慶善曰曹成王碑造語法子雲也退之性不喜書
然嘗云凡為文詞宜畧識字如此碑中用剜䠞鏺掀
撇擻筴跐等字是也

御選唐宋文醇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御選唐宋文醇卷九目録

昌黎韓愈文九

碑銘　墓誌銘

御選唐宋文醇卷九

昌黎韓愈文九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評：簡質銘詞共古奥處共簡質處似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召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嗣事朝夕不怠以

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子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為駉駜泮閟之詩使聲於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

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為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為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曽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於大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

北失平號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叫譟奔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壃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於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廹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惟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㫖卿媲德娠賢梁國是滎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於蓍龜祖

考咸喜曁曁田侯兩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

按弘正父廷玠大歴中為滄州刺史恒州李寳臣幽州朱滔聯兵攻擊欲兼其土宇廷玠固守卒能保全朝廷嘉之遷洛州改湘州建中初田悦領魏博節度使志圖凶逆召廷玠為副葢悦父承嗣與廷玠為從昆弟也及悦姦謀敗露廷玠曰爾藉伯父遺業可守朝廷法度坐享富貴何苦與恒鄆同為叛臣若狂志不悛可先殺我

乃謝病不出三年憤鬱而卒弘正既籍魏博六州歸朝其後奉詔令其子布帥師三千助討吳元濟元濟平復討李師道比有功師道為其將劉悟所殺弘正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悉遣子姓仕朝廷而布同時為河陽節度使穆宗時詔以弘正為成德軍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請魏卒二千自衛度支崔倰吝其廩沮却之會弘正卒軍遂亂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時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人素德弘

正而弘正子布賢可世其官遂詔布解縗拜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與妻子訣曰吾不還矣會詔分布軍合李光顔討深州衆不肯東遂潰歸其牙將史憲誠唯中軍不動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故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即為書謝帝授從事李石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於戲唐自安史之亂河南北諸軍陽服實叛王室僅為守府而弘正父子祖孫三世皭然

泥而不滓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以垂光於青史良不愧昌黎世忠孝一語也

唐故江南西道觀察使中大夫洪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贈左散騎常侍太原王公神道碑銘

王氏皆王者之後在太原為姬姓春秋時王子成父敗狄有功因賜氏厥後世居太原至東漢隱士烈博士徵不就居祁縣因號所居鄉為君子公其君子鄉人也魏晉涉隋世有名人國朝大王父元暕歷御史屬三院止尚書郎生景肅守三郡終傅涼王生政襄鄧等州防禦

使鄂州採訪使贈吏部尚書公尚書之第某子公諱仲
舒字弘中少孤奉母夫人家江南讀書著文其譽藹鬱
當時名公皆折官位輩行願爲交貞元初射策拜左拾
遺與陽城合遏裴延齡不得為相德宗初怏怏無奈久
而嘉之其後入閤德宗顧列為宰相曰第幾人必王某
也果然月餘特改右補闕遷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
在禮部奏議詳雅省中伏其能在考功吏部提約明故
吏無以欺同列有恃恩自得者衆皆媚承公嫉其為人

不直視由此貶連州司户移夔州司馬又移荆南因佐其節度事為叅謀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積四年元和初收拾俊賢徵拜吏部員外郎未幾為職方郎中知制誥友人得罪斥逐後其家親知過門縮頸不敢視公獨省問為計度論議直其寃繇是出為峽州刺史轉廬州未至丁毋夫人憂服除又為婺州時疫旱甚人死亡且盡公至多方救活天遂雨疫定比數年里閭完復制使出巡人填道迎顯公德事具聞就加金紫轉蘇州變其屋

居以絶火延隄松江路害絶阻滯秋夏賦調自為書與人以期吏無及門而集政成為天下守之最天子曰王某之文可思最宜為誥有古風豈可久以吏事役之復拜中書舍人既至京師儕流無在者視同列皆邈然少年益自悲而謂人曰豈可復治筆硯於其間哉上若未棄臣宜用所長在外久周知俗之利病俾治之當不自愧宰相以聞遂得觀察江南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軍息之無巳掌吏壞產猶不釋囚之公至脱械不問人

遭水旱賦窘公曰我且減燕樂絶他用錢可足乎遂以

代之罷軍之息錢禁浮屠誑誘壞其舍以葺公宇二年

法大成錢餘于庫粟餘于廩人享於田廬謳謡於道途

天子復思且徵以代虚吏部左丞位以待之長慶三年

十一月十七日薨於洪州年六十二上哀慟輟朝贈左

散騎常侍某日歸葬於某處某既以公之德刻而藏之

墓矣子初又請詩以揭之詞曰

生人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亡其源切近昧陋道

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較是二者其過也均有美王公志儒之本達士之經秩秩而積涵涵而停韡為華英不矜不盈孰播其馨孰發其明介然而居士友以傾數文帝陛擢列侍從以忠遠名有直有諷辨遏堅懇巨邪不用秀出班行乃動帝目帝省竭心恩顧日渥翔於郎署騫於禁密發帝之令簡古而蔚不比於權以直友兊鼓撼挫摳竟遭斥奔久淹於外歷守大藩所至極思必悉利病萎枯以膏燠暍以醒坦

之敞之必絶其徑湲之澄之使安其泳帝思其文復命
掌誥公潛謂人此職宜少豈無凋郡庸以自效上藉其
實俾統於洪逋滯攸除姦訛革風袪蔽於目釋負於躬
方乎所部禁絶浮屠風雨順易秔稻盈疇人得其所乃
恬乃謳化成有代思以息勞虛位而竢奄忽滔滔維德
維績志於斯石日遠彌高
生民之治本乎斯文有事其末而忘其源切近昧陋道
由是堙有志其本而泥古陳當用而迂乖戾不伸總是

二者其過也均數語曲盡歷來人文凋敝六經榛塞之故矣八代風雲月露唐宋詩賦帖括所為切近昧陋道由是湮者也語經濟者執陳冊而不識時無以行令談性命者抗高言而無實際離與道古所為當用而迂乖戾不伸者也易不云乎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如此人君孰與決大疑襄大業而化成天下哉昌黎揭之以激勵後學所為吏部文章日月光歟

唐故相權公墓碑

上之元和六年其相曰權公諱德輿字載之其本出自殷帝武丁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閒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楚滅徙秦而居天水略陽苻秦之王中國其臣有安丘公翼者有大臣之言後六世至平凉公文誕為唐上庸太守荆州大都督長史焯有聲烈平凉曾孫諱倕贈尚書禮部郎中以藝學與蘇源明相善卒官羽林軍錄事參軍於公為王父郎中生贈太子太保諱皐

以忠孝致大名去官累以官徵不起追謚貞孝是實生公公在相位三年其後以吏部尚書授節鎮山南年六十以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文公公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為詩七歲而貞孝公卒來弔哭者見其顏色聲容皆相謂權氏世有其人及長好學孝敬祥順貞元八年以前江西府監察御史徵拜博士朝士以得人相慶改左補闕章奏不絕譏排姦倖與陽城為助轉起居舍人遂知制誥凡撰命詞九年以類集為五十卷天下稱其

能十八年以中書舍人典貢士拜尚書禮部侍郎薦士於公者其言可信不以其人布衣不用即不可信雖大官勢人交言一不以綴意奏廣歳所舉進士明經在得人不以員拘轉戸兵吏三曹侍郎太子賔客復為兵部遷太常卿天下愈推為鉅人長德時天子以為宰相宜參用道德人因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謝辭不許其所設張舉措必本於寛大以幾教化多所助與維匡調娛不失其正中於和節不為聲章因善與

賢不矜主已以吏部尚書留守東都東方諸帥有利病不能自請者公常與疏陳不以露布復拜太常轉刑部尚書考定新舊令式為三十編舉可長用其在山南河南勤於選付治以和簡人以寧便以疾求還十三年某月甲子道薨於洋之白草奏至天子痌傷為之不御朝郎官致贈錫官居野處上下弔哭皆曰善人死矣某年某月日葬河南北山在貞孝東五里公由陪屬升列年除歲遷以至公宰人皆喜聞若已與有無忌嫉者于頔

坐子殺人失位自囚親戚莫敢過門省顧朝莫敢言者公將留守東都為上言曰頔之罪既貰不竟宜因賜寛詔上曰然公為吾行諭之頔以不憂死前後考第進士及廷所策試士踵相躡為宰相達官與公相先後其餘布處臺閣外府凡百餘人自始學至疾未病未嘗一日去書不覾公既以能為文辭擅聲於朝多銘卿大夫功德然其為家不視簿書未嘗問有亡費不僃餘公娶清河崔氏女其父造嘗相德宗號為名臣既葬其子監察

御史瑑纍然服喪來有請乃作銘文曰
權在商周世無不存滅楚從秦嬴劉之間甘泉始侯以
及安丘詆訶浮屠皇極之扶貞孝之生鳳鳥不至爵位
豈多半塗以稅壽考豈多四十而逝惟其不有以惠厥
後是生相君為朝德首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流連六官
出入屏毗無黨無讐舉世莫疵人所憚為公勇為之其
所競馳公絕不窺孰克知之德將在斯刻詩墓碑以永
厥垂

德輿既忠臣子少以文章稱諸儒間貞元元和中為縉紳羽儀蕃祉老壽出入將相遍歷六卿當世所羨昌黎為推其父臯貞孝之貽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其勸善之意爍哉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自存以故人稚弟拜北平王於馬前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饑賜食與衣召二子使為之主其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子立側眉眼如畫

髮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梧鸞鵠停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瑶環瑜珥蘭茁其芽稱其家兒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東遊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分府少傅卒哭之又十餘年至今哭少監馬鳴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於人世何如也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

也

馬燧沈雄忠力名蓋一時功績既顯貲亦甲天下子暢又善殖財家最豐厚晚為豪右侵牟中官逼取遂至困窮諸子無室廬自託所為殿中君者暢子繼祖也始生德宗命之名退而笑曰此有二義意謂以索繫祖也暢嘗以第中大杏餽竇文瑒文瑒以進德宗德宗未嘗見頗怪之令就第封杏樹暢懼進宅廢為奉誠園屋木盡拆入内白居易詩云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者也新

唐書云當世視暢以厚蓄為戒吳融於敷水遇丐者乃燧諸孫為詩曰天地塵昏九鼎危大貂曾出武侯師一心忠赤山河見百戰功名日月知舊宅已聞栽禁樹諸孫仍見丐征岐而今不要教人識正藉將軍死鬬時夫馬氏子孫不能輻制於平時自致摧敗零落固已然唐室之不復昌豈盡天命哉括民膏血以悅驕兵叛將而於忠臣子孫少恩如此夫安得而不亡史言暢晚年已困窮則繼祖死時槩可知矣昌黎為誌言人欲久不死

而觀居此世者何也不樂其生而發詩人尚寐無訛之

歎夫豈專為馬氏言哉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閒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為道可與古之夔皐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為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為相故云大歴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為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士多避處江淮閒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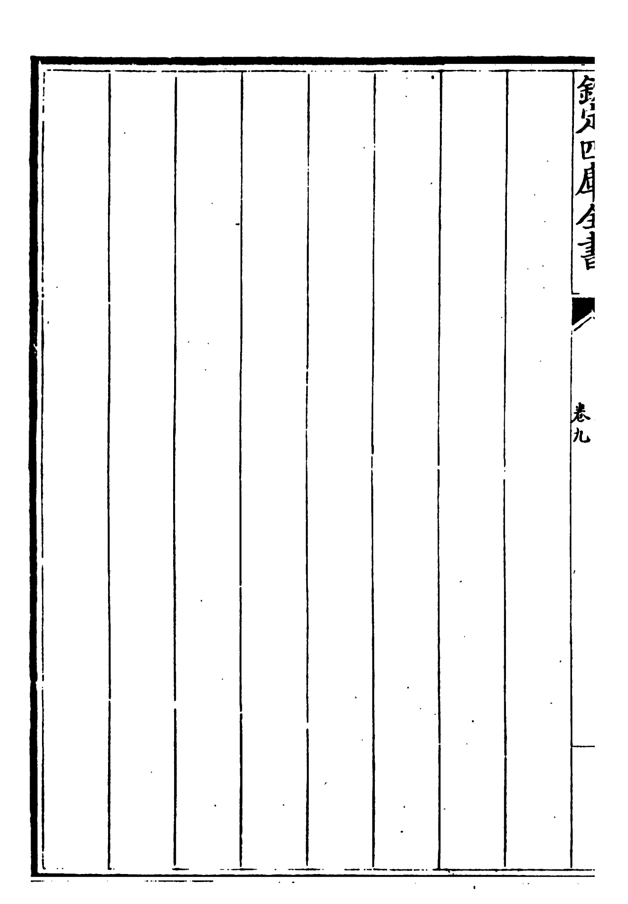
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説周公孔子以相磨礲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為為人意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常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為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録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殁訓子女得毋道甚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

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季曰愈能為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與衆寡茲可以審其德矣乃祖未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為與古之夔皐者侔且可以為相其德不既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

得所從不擇外内奮而起其進退不既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興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鄆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永泰中會與盧東美張正則崔造為友好談經濟之畧甞以王佐自許時人號為四夔舊史載於崔造傳新史

亦具載之摭言則以何長師李華盧東美韓衢為四夔李肇國史補曰韓會與名輩號曰四夔會為夔頭而善歌妙絶劉賓客嘉話曰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一是盧東美其二遺忘觀唐人所載四夔多互異而盧東美三人既皆未柄用無勳業可紀唯崔造為相亦殊庸庸然則四夔者名士標榜陋習非其實也昌黎此文隱而顯矣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天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之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乎元賓

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已乎元賓竟何為哉竟何為哉

唐書本傳觀屬文不傍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丏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為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亡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

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為太學助教由助教為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輙拜疏乞留或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鄮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

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讐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

生之輿公車是名纂序前聞於光有曜古聖人言其古
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
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
禾高四尺者先生墓邪

朱子考異曰劉公嘉話云予嘗與柳八韓十八諸施
士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
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
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焉則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

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又説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憩拜言人心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翦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説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都不注此新史云士丐掞春秋傳未甚傳後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丐春秋可讀文宗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為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為得耶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寛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為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既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真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為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

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覿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邪即具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畧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

陽詔拜諫議大夫旣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

遂號爲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爲東川節度使御

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閒守方盡力不

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

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

地不足張職爲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使上以爲忠一

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

既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財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為之貧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工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七

里人去渫汚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為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為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畧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為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為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

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為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畢一不易娶清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

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固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畢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為人矯矯為官爰及江西功德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為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碑於墓前維昭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朱子曰韋丹新史列之循吏傳皆取墓誌及杜牧所

作遺愛碑爲之

唐書本傳太和中裴誼觀察江西上言爲丹立祠堂刻石紀功不報宣宗讀元和實錄見丹政事卓然它日與宰相語元和時治民孰第一周墀對曰臣嘗守江西韋丹有大功德被八州歿四十年老幼思之不忘乃詔觀察使紇干泉上丹功狀命刻功於碑